

### 第三十七章 廣學會

剛過晚上7點，禮查飯店二樓的餐廳裡除了角落處還有一張供4人坐的圓桌子空著，其他地方已經基本滿座。客人雖多，並無喧鬧，這是西式大飯店特有的格調。茶房們掂著腳尖來回走動，餐具碰撞的輕微叮當聲伴隨壓低的耳語聲，沒有一絲雜亂。

客人們在喃喃細語。筆挺的夜禮服和風雅的儀態，使在這裡就餐的各種人物看上去風度翩翩。這兒有輕鬆飲酒的美國商人，家人團團坐的俄國人，互相耳語的英國太太，帶著保姆陪伴孩子的德國父母，和最近日益見多的日本客人以及他們穿和服的夫人。

餐廳經理，一個獻殷勤恰到好處的馬來亞人，穿著燕尾服，正在親自為多年未上門的貴客唐廷樞，和唐廷樞宴請的客人高易律師，推薦酒品。

"今天有1872年的勃艮第葡萄酒。"

"很好嗎？"

經理介紹了那年的雨量。"干得很，有一點淡淡的甜味。"

"那我們試一瓶。"

在經理的招呼下，茶房領班拿來一瓶酒讓唐廷樞看過酒瓶上的年份，打開軟木瓶塞，倒出一點點樣酒。唐廷樞幌動杯子，聞一下，啜了一口。

"很好，這瓶留在這裡。另外，告訴吧台調兩杯威士忌加冰塊，放一點點苦艾酒。記住，隻要一點點苦艾酒，放滿酒瓶蓋子那點劑量就可以。"

領班請他們點菜。主人點了魚酥和珍珠雞胸，客人點了對蝦和牛腰肉。高易把菜單歸還領班時，吧台酒保送來了威士忌雞尾酒和下酒的熏鮭魚。然後，經理笑吟吟地和手下來們退走。

餐廳經理之所以這麼隆重接待唐廷樞，既是因為這位赫赫有名的儀和洋行前買辦很久未上門就餐，也是因為最近聽說唐廷樞要被李鴻章提升到比開平礦務局總辦更重要的職位上去當官。經理並不知道，在礦務局總辦和下一個更重要的職位之間，唐廷樞曾經蹲過監獄，最近剛從天津監獄釋放。

豐盛的晚餐就像戲劇一樣一幕幕地展開，從雞尾酒開始，然後上菜，每道菜更換搭配的酒。席間，高易向好幾年不在上海的唐廷樞介紹了公共租界西人圈子裡的變化：曾經為遠東最大的麗如銀行，對錫蘭的咖啡作物大量貸款，因為咖啡歉收，銀行宣佈破產；儀和洋行倫敦總部的總裁史高塔嘉典爵士正在家族內部尋找幫手；儀和洋行大班威廉凱塞克的弟弟詹姆士凱塞克，他是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董事長，最近當選為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獲得英國政府頒發在遠東發行鈔票的特許權，改名為上海香港匯豐銀行，成為上海首席西資銀行；林泰勒主持的儀和絲廠開工，有繅絲機200部，為上海最大的絲廠；上海跑馬總會裡有人提議將一年兩季春秋賽馬改為一年三季春夏秋賽馬。

唐廷樞向高易介紹了開平礦務局，一家繼輪船招商局後成立的官督商辦企業，曲折的創辦史。1878年，開平礦務局在直隸省開平鎮正式挂牌設局，被李鴻章委為總辦的唐廷樞去天津，上海，香港招商集資，以每股100兩銀子的價格，發行8000股，共集資80萬兩銀子。開平煤礦使用進口設備，西人工程師，華人礦工採煤。1881年開始投產，當年出煤3613噸；第二年1882年，產量增加10倍，出煤38383噸；第三年1883年，產量又增加1倍，到達出煤75317噸。為了避免堆積，盡快把煤運到沿海港口，唐廷樞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修成大清版圖上第一條標準軌距的鐵路，卻傷害了靠運煤謀生的騾馬商隊。這些商隊的主人聯絡拿他們紅包的礦務局官員，以鐵路行車震動東陵的皇帝墓地為名，禁止鐵路運煤，並把唐廷樞逮入天津監獄。

說到這裡，唐廷樞喝了一口酒，用又厚又硬的繡花餐巾擦去嘴角的食物殘渣，嘆了一

口氣。“后來，我從監獄裡偷偷帶信給李鴻章大人，請他邀約朝裡皇親貴族試坐火車，每人車桌上放一杯茶，火車從起點到終點，茶杯沒有打翻，以此証實火車不可能震撼100多裡外的皇家墓地。這樣，才把我從天津監獄放出來，允許火車運煤。”

唐廷樞的談話，使高易覺得與其說是有事情要跟自己商量，不如說是找一個可信任的人聊聊心裡話。難道說，聊聊心裡話，就是唐廷樞這個精明的中國官商邀請自己來豪華晚餐的目的嗎？可能在開平煤礦那個官督商辦的環境裡，必須謹言慎語，人會覺得孤獨。唐廷樞下面的話，打消了高易這個猜想。

"有件事非常祕密，要跟您分享。我連兒子都沒有告訴。你一定要把它當作機密來看待。"

"您瞭解我，唐總辦，您的祕密我守得住。"

"這件事對我非同小可。"唐廷樞開始很慢，措辭極為小心地說，"據李鴻章身邊的人透露，成宣懷正在清查當年輪船招商局與旗昌輪船公司併購前夕曾經購買旗昌股票而后獲利的人。我很清楚成宣懷，當他和你站在同一邊時，他是天堂裡下凡來幫你的天使；當他和你站在對立面時，他是地獄裡爬出來害你的魔鬼。我已經完全脫離輪船招商局，但是我不會忽視徐潤被逼破產的真實原因。在天津蹲監獄，我總結出對付成宣懷最好的方法。凡是成宣懷薦來的人，要盡量慷慨，他要一角，我給他五毛，他要一元，我給他五元，借花獻佛比拒絕那些笨蛋要容易。但是，對過去併購旗昌時已經發生的事情，我是無法推翻重做的，對嗎？"

"您是指什麼範圍的事？"高易感覺即將聽到核心話題。

"招商局併購旗昌輪船公司前，我買下1000股旗昌股票。併購成功后，我套現賺了55000兩銀子。據我所知，當時成宣懷也這麼賺了一筆。徐潤會辦出事后，我擔心成宣懷要針對我這筆交易做文章。我想出一個善后方法，想聽聽您的意見，在法律層面上，我的方法是否可行。"

"我會毫無保留的貢獻意見。"

"我要把這筆交易設計成替某種慈善事業賺錢，為慈善事業捐款。這樣成宣懷就難以給我按上利用官府內幕消息，為個人謀利的罪名。同時，我需要保持對這筆錢真正的支配權，隻是名義上不在我的名份底下。法律上能不能做到這樣？"

唐廷樞溫文爾雅地笑著，等待高易的回答。

"有這樣一種安排，叫做慈善信托帳戶。您不是這個帳戶的擁有人，但您是這個帳戶唯一的支配人。這個帳戶，根據《公共租界商團法人註冊條例》，是免稅的。這個帳戶金錢來往的保密受租界法律保護。您把買賣旗昌股票的本金和利潤，存入這個慈善帳戶，從此就沒有人可指責您借公利私，因為禁止查帳。"

"聽起來，這種帳戶是專為我設計的。那麼，什麼時候我可以把錢從這個帳號收回來呢？"

"永遠不能。一旦錢入這個帳戶，就不能收回來。但是，您可以永遠支配這個帳戶裡的錢作任何投資，作任何慈善捐款。最重要的是，您可以指定誰是您身后的支配人，從而把這筆錢的支配權留在家族裡，世代代傳下去。"

"我可以這個帳戶的錢買地皮嗎？"

"可以。地皮的產權屬於這個信托帳戶。"

"我可以這個帳戶的錢蓋房子嗎？"

"可以。房子的產權屬於信托帳戶。"

"買一輛馬車呢？"

"可以。使用者是您，名義是為慈善事業奔走。"

"我是否需要用帳號裡的錢做慈善捐款？"

"每年必須向工部局捐務處報告全年的慈善支出，不計多寡，有就行。"

唐廷樞不再發問。細節卻像禮查飯店外的黃浦江水，涓涓瀘過腦海。他特別注重細

節。生活就是由細節構成的。但是他不會對同一個細節問不休，隻有傻瓜才需要對每個細節解釋兩次以上。

對於唐廷樞來說，銀子主要的運用不在於個人生活消費，而在於成功的投資造就偉大的事業。站在事業巔峰，據高臨下，往下俯視多多少少仰仗自己鼻息的中小企業所帶來的成就感，滿足感，這才是銀子的真正價值所在。把銀子劃到信托帳戶后，除了每年做些裝點門面的慈善事業（本來自己就要做些慈善事業的，對嗎？），自己照樣可以支配這些銀子在商界呼風喚雨。換個戶名，又有什麼關係呢？

“唐總辦決定這麼做的話，可於明天到鄙事務所找瓊司律師辦理成立慈善信托帳戶的手續。”

唐廷樞露出歡樂的表情。“這將是我多年來最愉快的一筆投資。。。啊，湯來了。”

一個高個子茶房左手放身后，右手托著一個大銀盤，來到桌邊。領班緊跟在后，從銀盤裡端下盛湯的瓷碗，放到客人桌前。“紳士們，地中海蔬菜湯。”

唐廷樞用銀質湯匙，從裡往外舀湯，嘗了一口，滿意地向領班點頭。領班和茶房笑嘻嘻地退下。

“請。”唐廷樞對高易說。

高易拿起銀質湯匙，卻又放下湯匙。“唐總辦，有件事我不明白，不知您是否方便開導？”

“請講。”唐廷樞停下喝湯。

“既然和官府一起做生意，不那麼愉快，為什麼還要繼續合作呢？憑唐總辦的學識，經驗，人脈，從上海到香港，不知有多少洋行，銀行，華商想跟您合作經商，不是照樣賺錢嗎？”

“賺錢是一回事，辦工業是另一回事。在中國，道路，礦藏，都在朝廷手裡，辦工業能繞過官府嗎？我在天津監獄裡想通了。像我和徐潤這樣的商人，商場上考得滿分，官場

上卻考得不及格，因為我們看不起官府，把官府當成多余的累贅。這樣就使我們跟官府格格不入，還能避免吃苦頭嗎？隻有把官府當成鬼神一樣，每天燒香磕頭，鬼神就不來煩我。你們信耶穌基督，每天要禱告，道理是一樣的。還有一點，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要讓官府看到還有成長空間，我才有太平日子。徐潤在招商局出事，就是因為併購旗昌輪船公司后，招商局登上大清航運第一把交椅，官府還要我們這些人留在招商局干嗎？”

唐廷樞把官府，鬼神，耶穌，相提並論，使高易大開眼界。

“這麼說，唐總辦給開平礦務局留了很多成長空間？”高易笑著問。

唐廷樞壓低聲音。“從某種角度講，跟您談這件事，我很不好意思。現在每年出煤24萬噸。我跟李鴻章講10年裡可以到達每年50萬噸。”

這時，餐廳的古董鐘開始敲9下。唐廷樞掏出懷表，比較鐘上的時間，伸出右手食指，輕輕觸到懷表上的秒針，向前擠了半分鐘。

越過唐廷樞的肩膀，高易看到餐廳的玻璃門推開，走進兩個人來。這兩個人是洋人，卻都穿中式馬褂長袍。走在略微前面的那位，50多歲，清瘦，毛發稀疏，淡茶色的眼珠緊緊壓在細長的眉毛底下，鼻子又窄又直。走在略微靠后的另一位，至少年輕10歲，絡腮胡子修剪的整整齊齊，眉宇間有一條“T”字傷疤。

高易一眼認出年紀較輕的那位是傳教士李提馬泰。年長的那位，很眼熟，高易頓了一下，猛然想起這不是自己在大清江海關上班時的上級，江海關總稅務司愛爾蘭人赫德爵士嗎？

馬來亞餐廳經理快步向兩位剛到的客人迎去，邊走邊不停地殷勤點頭，引領李提馬泰和赫德穿過賓客滿座的餐廳，到達角落處那張唯一空著顯然是為他們保留的餐桌，一路上仿佛洒滿玫瑰花瓣。

高易的眼眶濕潤了。

善於察言觀色的唐廷樞注意到高易的目光。“認識他們？”

"豈止認識。"

高易把李提馬泰和赫德的身份，以及他們跟自己的關係告訴唐廷樞，使后者肅然起敬。

這兩位客人的到來，像微風拂過水面產生漣漪，在餐客中引起一陣騷動。認識李提馬泰的人不多，認識赫德，或希望結識赫德的人卻不少。有些客人已經離桌，去和赫德寒暄，團團圍住角落處那張餐桌，擋住了高易和唐廷樞的視線。

高易決定等人潮退去后，再過去打招呼。便把話題拉回到唐廷樞的慈善信托帳戶。

"唐總辦，明天如果您樂意讓瓊司律師幫您開慈善信托帳戶的話，他會給您一張清單，上面羅列工部局認可的慈善事業。如果您從那張清單上挑選慈善項目，將大大簡化捐務處承認這個帳戶的免稅地位。"

"就您所知，清單上有些什麼慈善項目？"

"華人小學，皇家地理學會圖書館，教會，醫院，墓地，公園，公共交響樂隊。。。等等。比如說，這個帳戶投資地產，把其中一部分捐作公園，或是小學操場，或是醫院院址，都可以算作慈善項目。"

就在高易娓娓解說各類慈善項目時，茶房領班握著一隻小銀盤，盤裡有一本皮革封面的小本子，來到桌前。唐廷樞以為那是餐后甜點的菜單，卻看到領班把小本子放在高易面前，用手勢做了個"請"的動作。

高易打開小本子，裡面夾著一張便箋，上面寫著："喬治，今天方便的時候，請過來一敘，有事相商。李提馬泰。"

高易朝那張桌子看去，傳教士和總稅務司身邊的人潮已經退去，他們正在邊喝邊談，目光有時朝自己方向看來。高易在便箋上寫下："餐后我就過來。謝謝。"把小本子還給領班，用眼神打發領班把小本子送回去。

知趣的唐廷樞曉得高易餐后有事，不便多耽擱，就向領班點了熱果仁聖代冰淇淋加糖

漿，作為結束晚餐的甜點。

唐廷樞和高易等待甜點上桌的時候，在角落處那張桌子上，李提馬泰和赫德在喝餐前酒。和講究飲食的唐廷樞不同，他們嗜好各自家鄉的啤酒。李提馬泰喝的是威爾士黑啤，赫德喝的是愛爾蘭燕麥啤酒。他們的餐桌雖然放在角落，卻和其他桌子分得很開，周圍留有很大空間，體現了餐廳經理替他們安排在這處座位享有談話隱私的優點。

自從李提馬泰山西救災大獲成功后，原先抵制他的山西巡撫曾國荃，徹底改變態度，主動向朝廷和鄰省的封疆大吏推薦他的服務。曾國荃的后任山西巡撫張之洞，甚至邀請李提馬泰放棄傳教工作，留在山西，加入政府，將修鐵路，開礦，開廠的富民建議付諸實現。李提馬泰的名聲在大清政府上層傳開。北京城裡，為大清服務多年的總稅務司赫德對這個同胞傳教士特別感興趣，希望通過傳教士在中國社會的基層經驗，充實自己對大清政府現代化的施政建議。赫德剛擬定為了中國利益的改革草案。他希望在草案發表前，得到李提馬泰的評語。得知李提馬泰在上海募捐，赫德以考察江海關上海分關的工作為理由來到闊別多年的上海，和李提馬泰見面。

晚餐前，赫德已經讓李提馬泰看過自己準備提出的改革草案如下：

- 1) 聘任賢能；
- 2) 開採礦產；
- 3) 改良河道；
- 4) 修建鐵路；
- 5) 建立郵政服務體系；
- 6) 成立政府銀行；
- 7) 籌建海軍。

然後，赫德請李提馬泰列出傳教士在基層曾經向地方官員提過的建議和得到的反響，作為修改自己的改革草案的參考。在赫德看來，自己的草案對象是大清中央政府，而李提

馬泰的建議對象是地方封疆大吏。如果能把兩者合為從上而下，從下而上同時進行的努力，大清帝國才能脫胎換骨，進入現代社會。

李提馬泰曾經提過的建議有：向山東巡撫丁寶楨提出開礦，興建棉紡織廠；向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修鐵路；向陝甘總督左宗棠獻上世界歷史圖集；向山西巡撫張之洞介紹貝西默鋼鐵冶煉法，用來在山西煉鋼，生產鐵路鋼軌；向北洋事務衙門建議引進現代教育；向英國公使和北洋事務衙門同時建議確立宗教自由的原則，減少宗教沖突。

赫德聽完李提馬泰曾經提過的建議，很滿意后者毫無保留的實在。“您的建議都很具體。那麼您對我的草案有什麼修改？”

“赫德爵士，我曾經提出過的所有建議，得到的最初反應都是半信半疑。這種半信半疑，碰到膽大的官，抱著不妨試試的心態，會照我建議的去做，做得順利，半信半疑就變成全心全意。遇上膽小的官，抱著怕事的心態，什麼都不試，半信半疑永遠停留在半信半疑。所以，我覺得，必須在最短時間裡打消中國官吏的半信半疑，不然您的草案隻會擱在空閣。”

“怎樣在最短時間裡打消中國官吏的半信半疑呢？”

李提馬泰的回答是組織三個代表團：第一個代表團由皇太后信任的親王領隊，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級官員為團員，做一次環球考察，親眼目睹西方國家的現狀；第二個代表團由帝國最優秀的學者組成，出國考察各國教育制度；第三個代表團由帝國的宗教領袖組成，出國考察各國宗教現狀。

“俄國彼得大帝隱姓埋名，觀摩列國，把西歐的制度帶回俄國，成就俄國改革大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經是向英國公使館扔過燃燒彈的偏激分子，去倫敦大學留學后，回到日本，完成起草憲法的使命。把這些故事，組織代表團出國的方法，和爵士的草案一起遞上去，比單獨遞上爵士的草案要有效。”

就這樣，晚餐前，總稅務司和傳教士奠定了向大清帝國政府提出改革的草案細節和

推動執行草案的方法。

晚餐時，總稅務司和傳教士的話題從幫助大清帝國改革轉換到一個更為敏感的話題：洋人在這場改革中的身份定位。

”李牧師，我很羨慕你，身為傳教士，每隔三五年，不是募捐，就是浸禮會開會，名正言順可以回國一次。我呢，三十多年裡，才回國兩次。“

“為什麼？”

“我的身份兩頭不討好。英國方面，上自領事下至商人，總是抱怨我利用海關協助中國人，有違大英的利益。中國方面，即便海關收入增加幾十倍，海關分關增設到香港，澳門，西藏，漢城等地，但是連李鴻章這樣開通的人，竟然還在提防我出賣中國。所以，為了避嫌疑，三十多年裡，我才回國兩次。第一次是1866年回家鄉和醫生的女兒結婚。第二次是1878年，代表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巴黎博覽會，會后在倫敦休假兩周。最近，英國外交部有人提議任命我當大英駐大清公使，從大清總稅務司搖身一變成為大英公使，絕不是我主動謀求的，我謝絕了，結果上議院還是授予我爵士，引起李鴻章他們新的猜疑。”

“如果大清政府採納您的草案，改革成功，一切就好說了，對嗎？”

赫德伸出一隻手，掌心朝上，像是在試試有沒有下雨。

“如果改革成功，我想我該退休了。我不喜歡獨自死在中國，假若我真要走的話，寧可途徑倫敦去天堂。”

赫德的悲哀表情使李提馬泰感到意外。”日久見人心，總稅務司的忠心耿耿，總有一天會被大清認可。“

“或許會吧。”

“根據我的經驗，隻要您真心替中國官員辦事，您會贏得他們的友誼。”

“您太樂觀了，兩場鴉片戰爭，割地賠款，羞辱了中國人。他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民族的力量雖暫時沉默，有朝一日必會喚醒，到那個時候，中國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我

們西人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將會保不住，具有諷刺的是，我們正在商討如何幫助中國早日到達那個地步。啊，大律師來了。。。您好，喬治！”

高易結束和唐廷樞的晚餐，如約來到赫德面前。高易和赫德已將近三十年未見面。上次見面時，高易是大清五品江海關稅務官，赫德是大清三品署理江海關稅務司。現在，高易是公共租界頭牌律師事務所的主持人；赫德是大清一品江海關總稅務司，大英帝國爵士。但是，這些頭銜和成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兩人發現對方頭上都添了很多白發，臉上皺紋縱橫，高易胖了，赫德背駝了。

"總稅務司還拉小提琴嗎？“

"我現在有一個20位華人用中國樂器替我伴奏的樂隊。喬治，喝點什麼？”

高易同桌坐下，點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用眼睛陪伴赫德和李提馬泰享用他們的晚餐。

"喬治，我剛才正在跟提馬泰討論能不能真正贏得中國人的友誼。提馬泰的答復是肯定的。我沒有他那麼樂觀。喬治，憑你在上海租界的經歷，你覺得中國人對鴉片戰爭帶來的割地賠款是怎麼想的？“

"賠款無疑是一種傷害。割地就不那麼簡單。割地有兩種：一種是把有人居住已經開發的地盤挖走，比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大清為了酬謝俄國調停，將海參崴割給俄國人；另一種是把無人居住的荒地挖走，比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大清割讓香港，租借上海外灘給西歐洋人。前一種割地對大清造成實質傷害，后一種割地對大清非但沒有造成實質傷害，反而造福周邊地區的華人。1840年，英軍登陸廣州，遭到廣州郊區華人抵抗；英軍佔領香港，卻沒人抵抗。為什麼？因為那時香港簡直無人居住，是個荒島。那時的上海外灘也一樣，除了墳墓，晒魚網的漁民都沒有。過了40年，看看今天的香港，今天的上海，幾十萬華人生活在這兩個地方。沒有我們西方人的努力，哪裡來這兩片亞洲大陸最先進的華人社區？中國老百姓在大清政府管理下過什麼生活，在租界工部局管理下過什麼生活，區別是

顯而易見的。”

“所以，你覺得華人不恨割地？”

“租界裡的華人不恨，租界外的華人恨。”

”租界外的華人比租界內的華人多得多，所以，喬治，你同意我的觀點，不可能贏得中國人的真正友誼，對嗎？”

高易兩手一攤。”我沒有認真想過。我想的是傳教士剛才寫紙條要我過來，有什麼事情需要我效勞？”

李提馬泰接過話題。“聽說過‘同文書會’這個機構嗎？”

高易點點頭。“願聞其詳。”

”同文書會‘是我在煙台的傳教同事法學博士韋廉臣牧師創辦的出版社。它的宗旨是：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原則的西方學術，在熟悉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以中國人的立場著書立說，便於引導和提升民眾。’同文書會‘發行一份名為《萬國公報》的時事評論月刊，和名為《兒童報》的少年知識讀物。令人擔心的是，韋廉臣牧師最近健康很差，為了繼續他的這份事業，‘同文書會’已改組為‘廣學會’，總稅務司是會長，我任代總干事。我的想法是要把‘廣學會’的讀者從教徒擴大到非教徒，成為啟蒙整個中國社會的推手。為此，需要您高易律師幫忙。”

“請講下去。”

李提馬泰停止就餐。開始佈道一般向赫德和高易講述他對“廣學會”的理想。

“說到啟蒙中國社會，不能夢想在整個帝國內建立起現代化的學校，那是各個省政府的職責，當它們對自己的需要有所瞭解並知道如何去滿足這個需要時，它們會有所動作。所以，我想您們會同意我的一種看法，啟蒙中國社會應該從啟蒙中國政府下手。我們不可能結識每一個高官，不可能接觸到在帝國政府中擁有重要地位的每一個讀書人。然而，帝國最重要的行政官員，各省學政，各縣教諭，書院院長，還有他們的子女，這部分人，我

作過估計，大約有44036人，我們是可以顧及到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想邀請盡可能多的中國各地的傳教士參加‘廣學會’，用他們傳教之外的專業知識，投稿出版叢書和小冊子，把各行各業的科學人文知識，通過在各個省會成立銷售點或贈送點，送到我上面說的4萬多華人手裡。我打算把《萬國公報》改成報導國際事務的月刊，讀者對象是帝國的上層官員，喚起他們對帝國以外世界的興趣，引導他們對國際事務建立跟上時代的觀念。我打算設立獎金，專門授予中國人所寫的有關社會進步和民眾啟蒙等各種課題的優秀論文。"

說到這時，李提馬泰停頓一下，喝了一口威爾士黑啤。高易以為傳教士已經講完。  
"對於這麼偉大的計劃，我能做什麼？"

"別急，會輪到您的。目前，我已經擬定一個70道題目的清單。有二十多位富有教養的傳教士，答應就其中一些題目著書立說。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哲美森已經答應法律方面的書籍寫作。總稅務司底下的海關朋友承諾就相關稅務的題目寫文章。中西書院院長林樂知博士答應為《萬國公報》增加內容。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博士承諾寫作《自西向東》，那是一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兩件事情打底：資金和印刷。喬治，在操作這兩件事情上我特別需要您的幫忙。"

李提馬泰又停頓下來，喝了一口酒。高易沒有再發問，而是等待傳教士繼續發揮。

"我需要貴律師事務所監管‘廣學會’收到的一切海內外捐款和收入。儀和洋行的麥克格萊爾先生是‘廣學會’的法定財產管理人，他希望貴律師事務所指定專人在這方面給他幫助。"

"願意效勞。"

"印刷方面，我曾經由托瑪斯牧師介紹，找‘美華書房’印刷韋廉臣牧師的作品《格物探源》，效果很好。但是，光靠一家印刷廠不能滿足‘廣學會’的需要。希望貴律師事務所能替‘廣學會’在公共租界物色更多靠得住的印刷廠。同時，在‘廣學會’總部正式

遷來上海辦公之前，請貴律師事務所追蹤記錄各家印刷廠替‘廣學會’所印刊物的數量和日期。“

高易連連點頭表示接受委托，心想傳教士要辦的事情大概就這些。

赫德在傳教士發揮宏論的時候悶聲吃完大餐，用又厚又硬的繡花餐巾擦嘴。這時笑著問律師：“喬治，最近你有沒有脫不開身的大案？”

“事務所裡現在有兩個能干的合伙律師幫我，案子都有他們具體在辦。”

赫德和李提馬泰臉上的笑容擴大了。

“喬治，總稅務司是替我問的。最近，華北又發生飢荒，發生地點又是在沒有電報，不能電匯的地方，我要去香港募捐，脫不了身。有一筆銀子想請您押運，因為您有成宣懷發的救災通行証。”

“又是山西？”律師問。

“不，這次是山東。”